15
V
~~B350.4~~
~~L97~~
V
B617
L97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嚴祀禮

洪熙元年閏七月癸卯行在太常寺奏明年春郊祀及各壇祭祀犧牲請如例遣官齎鈔往保定及山西諸郡收買

上諭之曰此奉天地神祇宜戒所遣官必加敬慎所市犧牲必依時值毋

一毫損民苟有怨咨神不顧享舊制凡買祭物直隷移
文巡按御史在外移文按察司官嚴督使無瀆慢爾等
其勿違舊制庶幾稱朕敬
天地
祖宗之意
○九月丁未太常寺奏歲暮孟春當享
太廟而犧牲瘠小請於順天府預買餵飼以備用
上從之諭府尹王驥曰祭享大事犧牲不成豈可以祭若
低價抑買人情不懌神亦不享爾宜慎之
○宣德元年正月壬寅行在太常寺奏祭祀
上諭之曰國家祭祀掌之禮部而復置太常尤重其事也

卿等佐朕事
天地事
祖宗非他職事之比協恭同寅以承祀事朕蓋有賴然必
誠敬之心素有持養粢盛之薦極于精潔庶幾神明歆
格而生靈蒙福卿等勉之
○二月乙亥以初即位改元遣永康侯徐安等祭告
祖陵
皇陵及歷代帝王陵寢嶽鎮海瀆等神諭之曰
列祖陵寢慶澤之源朕永念在心若名山大川鎮奠宇內
及聖帝明王皆朕所向慕者今即位改元之初特命卿
等往修祀禮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惟誠與敬其

往慎之
○壬午尚膳監奏
奉先殿祭器及帷幔歲久漫漶
上曰
祖宗神御所用皆宜鮮好其令工部新製不可苟簡儉薄
○壬辰南京守備太監鄭和等奏
天地壇山川壇殿廊厨庫俱朽敝請加修理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祀神國之大事其祠宇皆
當完固況郊壇山川壇尤重其令南京工部即發匠脩葺
○十二月丁丑
上御左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明年二月祭先師
太社還用上丁上戊日不可改初有言是月上旬祭期
適當
萬壽聖節恐妨行禮請改用中旬
上曰此
祖宗以來定禮今以為未便而輕改豈誠敬事神之意至
是申命焉
○宣德二年正月丙辰北京犧牲所養牲百户葉貴坐罪
罰工當復職
上曰國家重祭祀凡與其事者皆選清慎之人養牲卒有
過尚黜況官乎貴調外任別選無過者補之
○三月乙卯行在太常寺奏供祭少北羊請買之平陽府

上曰朕昔侍
皇考見太常寺奏買犧牲
聖意惓惓以事神為重以愛民為心蓋事神之物買之民
間若有一毫損民民心不悅雖以奉祭神豈歆享天之
視聽在民爾等當體此意
○宣德三年正月辛丑四川萬縣儒學訓導李鐸言各處
從祀先賢名位多有差訛且失次序若不考正實乖祀典
上謂禮部尚書胡濙曰昔我
太祖皇帝斷自聖心大正神祇名號惟於先聖先賢悉從
其舊將以垂憲萬世豈可差謬其速考正頒示天下
○二月己卯
上退朝御左順門語及祭祀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
南京造制帛祀神最為重事洪武中嘗選無過犯惡疾
工匠更衣沐浴焚香浣手然後用工其人專供此役更
無別差
祖宗禮神之意謹嚴如此卿宜申明舊制務令精專毋有
褻慢
○四月丁丑總兵官都督譚廣奏天下郡縣俱設風雲雷
雨山川社稷壇春秋祭祀為民祈福宣府又置軍衛請
如郡縣立壇致祭行在禮部言宣府邊衛似難比例
上曰奉祀神明為人祈福軍衛獨非吾民乎其准所言令
於農隙之時為之

納諫

○宣德二年十月丙寅

上謂侍臣曰漢唐諸君文帝太宗能納諫文帝幾致刑措太宗致貞觀之治亦皆受善言之效善言有益於君德有補於治道如此豈可不聽

○宣德五年四月辛巳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上曰

祖宗定制不可改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為迕豈不所得者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為恥不若已不為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為優

上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況其下者乎朕以為人君者當以太宗為法

求言

○洪熙元年閏七月己亥都督府吏左輔等建言驛站養馬等事禮部尚書呂震言其希求進用

上曰聖人不棄芻蕘之言前下詔書凡軍民利病許諸人陳言朝廷但當察其言之當否不必計其人之貴賤其如例會官議果有可行者即與施行

○宣德二年三月癸卯行在工部侍郎蔡信請取大同諸衛軍匠在京執役者家屬至京凡二萬餘人

上以兵備國家重事不可減徹不從謂兵部尚書張本曰昔魏文帝欲徙冀州户十萬實河南非辛毘切諫不能止朕嘗嘆魏文躁急不知民艱方以茲自儆卿等於事之不利軍民者苟有所聞必為朕言之

○六月庚寅以右都御史王彰言事不切遣勑責之曰朕欲聞軍民休戚安否之實故命卿出按今所言率常事不切於軍民利病卿為國大臣豈當不識朕心勑至凡有關於軍民安危利害之故皆詳具以聞慎勿應故事而已

上諭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數千里常慮驛使往來或有暴擾或水旱災傷疾沴民有飢窘不安皆朕所欲聞者朝臣往還御史廵歷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廵視冀聞其實今其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臣如此予復何望爾等朝夕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皆須詳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會議以聞

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為之不樂若令

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補於治

○宣德四年正月己巳

上罷朝御齋宮學士楊溥侍

上曰比來臣下往往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勉輔朕於善道溥對曰臣受人國厚恩敢忘報稱

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為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為難

陛下樂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心

○四月庚辰監察御史張純言四事

上皆從之謂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諸司官員及百工技藝之人皆許言事況風憲官職當言路朕所倚信者豈可有所顧忌爾宜以其職喻之若當言不言以失職論

○宣德六年三月戊辰巡撫侍郎周忱請蠲松江府被水淪沒官民田粮又官田古額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

太子太師郭資等以忱欲變亂成法請罪之

上曰忱職專粮事此亦其所當言朝議以為不可則止何為遽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

○宣德九年九月戊子

上率師巡邊駐蹕懷來夜召侍臣楊士奇等至幄中問道
途所見對曰居民比五年過時增多矣
上曰朕亦覺之但未知生理何似對曰臣曾過道傍人家
問今秋所收言大熟前二三歲皆不及
上喜又問軍士道中擾人否對曰雖未聞擾人但行軍常
須警飭之
上曰然因出示御製詩數篇諭士奇曰此朕馬上遣興也
士奇拜觀畢
上命左右取楮筆命士奇賦詩遂賜酒饌又諭之曰道路
所見有當言者勿隱
敎太子

○宣德三年二月乙卯賜
今上皇帝名且以璽書諭之曰朕為天下之君爾為朕長
子所以正國家之大本承萬年之天序皆在于爾今賜
爾名為　夫初者至大之義鎮者安重撫定之道
宗社之尊海宇之廣民庶之繁所係甚重必有至大之德
用能膺之惟誠惟敬永奉
宗廟
社稷惟寬惟仁弘福海宇民庶道德功用斯為至大而上
天之眷祐下民之歸戴皆本於斯爾其敬之服膺惟永
○二月御製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
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

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恤刑文治武備馭夷藥餌以
教子孫詞簡義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大要備
具又親為序以致惓惓之意云
○宣德九年三月己卯群臣以初朝
皇太子賀
上於奉天門奏曰
皇太子龍姿鳳表天命人心所在國祚隆長之慶天下
生民之福謹以為
陛下賀皆五拜稽首
上曰太子雖美天資尤須學問古人云蒙以養正將來尚
賴卿等講論贊輔以成其德庶幾天下受福

睦親

○洪熙元年七月辛卯趙王高燧奏彰德軍民之家多有
閑地而護衛軍無地置營請令有司勘實撥賜
上從之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細民有不得所朝廷
當與處置況親王乎且裁有餘以補不足亦是均平之道
○宣德元年三月丁酉
上以舊制諸王子女婚娶皆由朝廷選授比以宗室蕃盛
選之難悉得人乃致書諸王曰自今婚娶或有不及時
者悉自行選配然後聞之朝廷授以冠服冊誥儀物諸
王便之
○五月丁酉永興王府鎮國將軍志塔奏請從人命秦王

於西安護衛量給秦王奏護衛官軍俱有他役而永興王府自有校尉五百人請量給與之

上曰是秦王不愛弟也擁三護衛不肯分乃欲五百人中分之何其不推恕心命兵部於西安三護衛以五百人給之

○七月辛丑趙王高燧奏今之國彰德北京廣有倉原存祿米八百五十石請歸之戶部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趙叔至親今方就國正資用度祿米在北京者姑從所言即令平江伯以所運粮米如數送彰德償之

○十二月庚午行在戶部主事李儀上疏言高煦作逆今已討平趙王高燧嘗與同謀宜去護衛兵以絕後患

上覽所言謂侍臣曰漢趙雖兄弟然兄弟亦有不同德者今事未著何名而奪其兵且朕惟此叔當厚以待之誠以感之彼其心獨無天理耶宜寢勿言

○宣德二年十月丙寅

上御武英殿觀唐玄宗所書孝經顧謂侍臣曰堯協和萬邦本於親九族舜紹堯致治本之克諧以孝蓋帝王之治皆自親親始

○宣德三年五月戊辰先是朝廷嘗命洛陽中護衛左右二所軍建伊厲王享堂及修葺宮宇免其下屯至是河南都司慮虧子粒取軍回屯種伊王顒炔以聞

上謂工部曰伊府軍士朕已免其下屯戍子粒與戍宗親之恩孰重軍官不識大體將使朝廷失信於王其速移文止之

○六月辛卯遼王貴爚奏請以前荊州府教授陳紹先為本府紀善永興王志堞奏舉隴西縣學教諭馮益為教授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王欲親近儒者講論經史且資輔導此意良嘉其從之吏部言選才授官出自朝廷王豈可自擇

上曰朕推誠以待宗室不必校此

○七月丁卯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宣德四年二月乙未命內官楊禮移郢靖王宮眷居南京舊內勑太監王景弘等每歲時朝暮衣服飲食百需皆內府依期給之仍時遣人省視不許怠慢先是

上謂侍臣曰郢靖王無嗣其宮眷尚留安陸國中無主朕欲移寘南京舊內庶供給皆便於義何如侍臣對曰此陛下親親之仁處置當矣遂有是命

○宣德五年三月丙辰平江伯陳瑄遣其子儀密奏湖廣大藩楚王兵彊國富又衛所之官多結姻親或有異圖乞盡選其精銳運粮北京就留操備則剪其羽翼矣

上不納顧謂侍臣曰從來楚國無過
祖考待之皆厚朕尤加意禮之瑄何其過慮也調兵運粮
一時權宜運畢則遣歸拘留操備上失宗親之心下失
軍士之心鄙哉瑄也
○甲子寧化王濟煥奏本府舊除教授一員後起送吏部
今有子五人皆堪入學請除教授俾專訓誨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人未有不學而能成才德者苟失時
不學縱有美質亦徒然矣宗室子弟其伴讀教授有闕
宜速遷授不可稽誤
○四月癸未玉牒成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以進
上覽之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
之盛皆由
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派所自實本於
一人朕何敢忽士奇等對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厚
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家世德隆厚故
本支繁衍
陛下如遠宗帝堯明俊德以親九族則將來盛福當過有唐
上曰然
○宣德六年六月丙辰建昌府知府陳昂奏荊府承奉蕭
詔彊占民家池塘土地護衛指揮文斌縱軍牧馬傷民
田稼又生事縶縛捶辱軍民掠取財物
上諭都御史顧佐曰朝廷待王以禮王亦安分守藩凡此

害民皆小人之罪百姓未知歸怨於王王之令德悉為所累其取韶至鞫之令江西按察司執斌治之凡所侵奪百姓者即令退還禾稼計畝給償遂遣勑諭王使知小人之罪

○宣德八年四月戊子監察御史王紹等劾奏應城伯孫傑往蜀府行喪禮受文綺白金工部主事張魯為瀋府治墳受鞍馬金幣又聞比者朝臣以嘉禮詣王府者皆受饋遺當明正典刑以勵廉耻

上曰御史言是昔

皇祖嘗言凡朝臣以事至王府者惟酒食待之不以財貨若與之出於王意猶可豈當需索近頗聞有尚寶司丞至楚府王已厚與鈔幣又逼求白金形之詞色王執禮終不與此禮部不擇人而遣也然朕聞此語於一人更俟詳察而後罪之今御史所奏者姑宥其罪凡所受皆追入官禮部仍移文各王府長史司使啟王今後朝廷凡遣人至勿與財物

戒飭諸王

○宣德元年十一月己酉汝南王有勳數奏兄周王有燉之過

上知有勳之曲也遣書諭有燉曰過雖在彼叔宜篤愛弟之心不足與校因謂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讒言致忿馴至鬩墻浸成大惡當念同氣至親各生

愛敬則自然和協古人言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又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毋相猶矣此言最好凡為兄弟者皆當以此存心

○宣德三年十月庚辰宣諭各王府長史俾戒戢下人勿為非明日鄭王瞻埈等入謝又諭之曰在下小人所為王當戒之吾與王同氣有至愛存焉人情愛木者必去蟲愛苗者必去莠況吾兄弟至親愛乎小人者其為害甚於蟲與莠也戒之於早可以消患於未萌不早戒之及其著則難制矣

○宣德六年十一月乙酉伊王私怨河南府知府李驥以冬至行禮來遲械繫於獄而誣辱之事聞

上謂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遇節於大廷行賀禮亦皆於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朕於王府官每禮待之未嘗厲色蓋以親親之故也縱令知府有過王當以聞朕自有處置豈可輒加威福此皆長史典儀承奉之過致書伊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枉下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正風化

○宣德元年四月甲戌安東屯衛指揮僉事姜通奏為其子裕聘朔州衛指揮使周忠女為配今已二年近為平陽王選妃不得成婚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婚姻人道之始風教所關昔

唐太宗聘鄭仁基女為充華聞其已許陸氏遂罷之亦是重禮教忠女宜歸姜氏令平陽王別選妃

○五月庚子行在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衡整女母病篤刲肝煑液飲之而瘥宜旌表

上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令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奏亦不允

○六月庚寅旌表孝子權謹等孝行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孝者人道當然賢智之人不待勸勉中人以下須激勵乃能為善旌表之意正如此若權謹則朕所知謹質實人也宜旌之使人人見而愚奮其於治道豈不有益

○宣德二年正月乙未行在通政使司奏刑部歲問罪囚數萬餘應死者六百餘人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曰唐虞成周刑措不用朕每以此自期今百姓輕犯法如此蓋由教化未至卿等宜申明教化使禮讓興行風俗淳美庶幾有成濙等頓首受命

○五月丙午行在吏部奏監察御史喻俊居親喪不守禮法因與下人有隙誣以罪輒自拘問有虧孝道

上曰古人居喪自有禮節豈與外事況為御史尤當置身

禮法之中今悖謬如此豈可用其黜為民

○七月乙卯

上諭禮部臣曰昔

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體最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充軍朕遵承

先志亦嘗援例發遣比者小人復有冒犯蓋緣不知故爾妄作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卿宜出榜徧諭天下使之遵守

○宣德四年二月丁酉

上諭三法司曰致理之道人倫為先五刑三千不孝最大今在外有司往往貪受賕賂寬縱不孝吏之壞法莫甚

於斯自今但犯不孝及烝父妾收兄弟之妻為妻凡敗倫傷化者在外有司毋擅決斷悉令送京師如律鞫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此者不許復職承襲永為定例

○五月庚申行在通政司奏神策衛經歷郭豐考滿當受勑命封贈父母其父尚存誤作已故申吏部今自首乞免罪

上曰事固有無心而錯誤者然父母存歿豈當有誤於此有誤即平日所治職事可知不准所首付法司治之

謹名分

○宣德三年十二月甲午初寧王權言儀賓品秩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考定其儀禮部奏洪武禮制云郡主儀賓秩從

二品縣主儀賓秩從三品郡君儀賓從四品縣君儀賓
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若遇行禮宜序於同等官員
之左
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當守定分此為定制其頒行遵守
○宣德四年二月乙未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朝廷之禮
最先正名尊卑等級不可僭差凡内外官員士庶服飾
儀從序立及尊卑稱呼之類皆有定制近多越禮犯分
亦有在内府私行揖拜禮者其揭榜申明定制使無僭
越重名爵
○宣德四年六月丁酉
上御奉天門諭行在吏部刑部都察院臣曰文官久任有
政績者給誥勑以示奬勸勸懲有道則人勉於善而恥
於不善爾等其循舊例但受誥勑之後有犯贓者追奪
未授而犯者勿給
推誠
○宣德二年正月乙未
上以廷臣清理軍伍凡有重役不與歸併致其紛然陳訴
諭兵部尚書張本曰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倚信君
臣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懷疑畏卿宜以朕意移
文喻之
○宣德三年九月丙辰

上巡邊出喜峰口擊敗虜寇分遣諸將搜擄巢穴忠勇王
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
上從之有密言於
上曰虜獸類也往則不復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為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累如
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縶之耶曰
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
待此二人素厚犬馬識豢養之恩況人乎彼當有以見
報遂遣之數日皆獲虜口及馬牛羊來獻
上喜命中官賜之酒饌而飲以大金爵并爵賜之顧

臣曰王者任人亦誠而已既用之即勿疑上疑之則下
思保身免禍誰復盡心昨者如憲於人言豈不失此二
人心侍臣言外夷之人亦不可信任太過
上曰外夷人亦未必盡不可信但在審處得宜耳漢用金
日磾何不可也

惇信

○宣德元年二月庚午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前下詔書令民間應有拋荒
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近來各處有司多言戶
部不除舊粮總額仍復徵收若果如此豈不失信民粮
遠運艱難必致逃避則田將復荒卿等宜遵依詔書無

失人心

○辛未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張政言各處逃民近奉詔書令其復業逋負稅粮悉為蠲免歡騰遠迹莫不來歸今戶部仍徵前所負租原其舊徵久棄生計尚無若復追徵則恐又逃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逃民初歸固當寬恤大赦之後何逋不除豈可謂初未申聞便要徵納累年逋負民何以堪其即下有司皆與蠲免

○三月庚戌巡按監察御史姚震奏山東諸州縣夏稅小麥奉命折鈔已徵在官今戶部仍追小麥乙惟鈔為便

上從其言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令出惟行不惟反前行折鈔復改徵麥何以取信於民卿等朕所倚任切宜留意

○七月乙未以山東無麥下詔免其夏稅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山東民食大半仰麥今久不雨麥已無收秋穀亦未可知朕特免其夏稅但舊聞詔書所蠲戶部每復催徵或云已收在官或云傷未甚多方沮格致朝廷失信於民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伊尹作相一夫失所若撻於市卿國之大臣宜體此心慎勿復蹈前弊

○九月己未廣東始興民李克廉奏永樂八年犯徒罪發充交阯化州驛夫歷十五年遇赦始歸今化州復取供

役虛負
聖恩乞矜免
上命釋之諭行在兵部臣曰徒止於三年今已十五年且
遇赦矣有司不恤下情又失朝廷大信用不得人如此
其行外有司令遵詔書不許故違
○宣德二年八月甲戌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頗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為
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聞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信為本朕每出一詔令必豫度可行可守
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豈為君之道為臣輔君理民
以信義為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
臣對曰此實政事之臣負
陛下所賴
陛下明斷耳
○宣德三年四月丙辰行在戶部奏去年十一月頒降詔
書宣德三年稅粮塩粮以十分為率蠲免三分而今年
郡縣實徵粮數未報擬差官催促并督粮稅之當徵者
上曰免粮以寬恤百姓比聞有司多違詔書但用舊額徵
粮不顧失信於民今徵粮必依詔書使民受惠遣官催
辦亦當選擇庶不擾民
○宣德九年十二月癸亥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九江府
歲辦蘆柴瑞州府塩鈔宜從詔書例蠲免停徵

上謂尚書吳中胡濙曰詔書布大信於天下為大臣者乃欲使朝廷失信耶其悉免之歲徵塩鈔本欲鈔法通行民既飢窘皆須停徵毋為苛擾

防微

○宣德元年七月己亥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録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偽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宣德七年二月癸丑甘肅總兵官都督劉廣奏西番邀刼朝使命臣追理臣敢不用心然番寇刼掠是其常事乞勿加深究

上諭尚書許廓等曰邀刼朝使豈可以為常事自古寇患常起於細微是以君子必防微杜漸今廣欲養癰長疽矣爾移文詰之令具實對

○四月辛丑御史林英還自山西言汾代等處多強盜

上曰山西有三司又命李讓鎮守所宜察姦禁即以圖安輯今強賊不制豈以為小盜不加意耶消消不已將成江河豈可使之滋蔓遂遣勑切責讓等令發兵捕之

○六月乙巳朔州衛指揮王瑛私役軍卒出烟墩十里為虜寇所執卒後逃歸白於千戶谷勝勝與瑛等議匿不以聞事覺

上曰自古禍亂之興皆由小人苟近利而忽遠慮每以小事為無害隱而不言養癰長疽遂至狼狽今虜寇偷竊雖小事人臣蒙蔽乃大惡漸不可長令武安侯鞫之定罪以聞

繼絶

○宣德元年四月丙寅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四人侍

上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其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為不祥彼不為中國患而我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傷人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主毒害國人太祖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絶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氏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祖皇帝本心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

皇考常念及之深為隱惻故即位之詔施恩於特厚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原吉對曰

太祖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

上顧士奇榮曰於卿兩人云何對曰

陛下此心固天與

祖宗之心交阯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

陛下天下之父母何用與此豺豕輩校得失耶明日士奇榮奏事畢

上曰昨日所論交阯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

○宣德二年正月乙巳

上退朝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諭之曰前者論交阯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若從所言恐中國勞費未已朕觀春秋之世夏徵舒弒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矣申叔時以為不可楚子即復封陳古人服義如此

太祖皇帝初定交阯即欲為陳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順承朕今欲成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於無事卿等為朕再思果以為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

陛下斷自聖志

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十月癸未成山侯王通遣指揮闕忠同前安南國王陳
頓三世嫡孫暠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京請復其國
上覽表以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安南最先四裔朝貢及賊臣簒弑其
主毒害國人
太宗文皇帝發兵誅之固求陳氏之後立之不得乃郡縣
其地我
皇考每念陳氏無後形諸慨嘆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
王師朕豈樂於用兵哉今陳氏既有後宜與之群臣皆曰
陛下之心
祖宗之心也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與之實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
奚恤人言於是遣禮部左侍郎李琦等齎詔往交阯罷
兵且詢暠果陳氏之後則復其國

仁政

○宣德元年四月兵杖局工匠二人老且盲訴乞免役
上問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匠以萬計何必此兩人古
之仁者不以羸馬駕車爾等亦可謂忍人矣其即免之
今後一應匠作老疾者准此例
○五月丙午陝西淳化縣丞吳整言自京師通州至河南
兩岸多漂流骸骨乞官為瘞之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文王仁及朽骨丞所言當從

之其即施行勿緩

○十一月戊戌

上諭順天府尹王驥等曰自古仁政必先鰥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飢寒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收養濟院毋令失所

○宣德三年十二月庚子立春

上罷朝御左順門禮部尚書胡濙等侍

上曰獻歲發春生物之始人君當脩德行仁以承天意卿等宜同此心輔朕不逮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庚申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同前者詔書凡民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一丁侍養念思各處取軍其中豈無獨子而父母老疾者着令遷後則父母不免失所令有司勘實應充軍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於附近衛所充軍

○宣德六年三月丁丑

上退朝御武英殿與侍臣論養民之道而嘆井田之難復

上曰朕謂為國養民在有實惠何必拘於法古誠能省徭役薄稅斂重本抑末亦足養民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順天府尹李庸言所屬州縣舊有叅棗近年砍伐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一人勸督

栽種官常點視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桑棗生民衣食之計洪武間遣官專
督種植今有司畧不加意前屢有言者已命爾申明舊
令至今未有實效其即移文天下郡縣督民栽種違者
究治

○宣德九年五月壬午

上諭順天府臣曰比聞京城內外工匠罪人有死于道者
無人收瘞暴露旬日此必窮苦無依者其令五城兵馬
及大興宛平二縣時常巡視遇有露尸即收埋瘞

勤民

○宣德二年二月丙子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
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民之條
咎藐不聞者豈是又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
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為成憲歲之
豐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

○宣德三年二月壬午浙江臨海縣民奏本縣舊有胡讒
諸閘積水灌田比因大水壞閘而金鰲大浦湖涑舉嶼
等河遂皆壅塞或遇天旱禾稼不收粮稅多欠乞為開築
上曰水利為政急務使民自訴于朝此守令不得人爾工
部即下郡縣令秋收發民用工仍行天下凡水利當興
者命有司即行不許坐視

○宣德五年六月辛未

上罷朝御武英殿與侍臣語及禮記月令

上曰古人為治之道大槩可見於此侍臣對曰是篇雜舉三代及秦事如勸農講武祭祀刑賞皆國之大計貴能順乎天時

上曰為治之道敬天勤民為本堯曆象日月星辰舜齊七政周協五紀皆為民事計國家之政不以時脩舉則漸至廢弛又如稱兵動衆不以其時則人受其弊月令大意上觀天象下驗庶物以脩人事耳又曰明堂之制不可考大抵為政貴有實惠及民

○九月丙午巡撫侍郎成均奏蘇松嘉湖等府春夏雨澤調均至六月禾皆茂盛秋成有望

上謂侍臣曰朕所憂者四方旱澇況蘇松諸郡國用所資今其地雨澤及時良快朕心但未知他處何如耳

○宣德六年三月壬申

上以時雨初降四郊霑足召少傅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農務正殷而雨澤久闕朕夙夜在慮夜來此雨殊快朕意士奇等對曰

聖心惓惓念民天必鑒格

上曰朕承

祖宗付託未嘗敢忽遂命尚膳賜酒饌繼出御製喜雨詩賜之

安民

○宣德元年四月癸巳召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卿湯宗還時山東久旱禾麥焦枯民飢流徙

上聞之諭兵部工部臣曰近數有言山東旱飢朕寢食不寧夫治國在安民無水旱之災民足於衣食則安今民未安而湯宗往清軍伍郡縣官吏聽受約束稽覈兵籍奔走喧呼倍加騷擾民必驚駭逃者所以益衆令兵部驛召宗還凡外衛軍旗在山東取軍者悉令還衛一切買辦皆停罷

○宣德三年三月乙未朔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長老人入見

上諭之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不易治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猶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

祖宗大統期於海內相安於無事矧京師乎爾為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鄉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為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飢寒均其徭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惡俾吾民樂生則為良有司朝廷於為善者賞之為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

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民拱聽

○宣德六年五月甲戌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初永新縣梅花洞賊蕭彥真等出沒刼掠調軍三千勦除今踰年未獲而官兵所至居民受害乞召回止以百人駐要地捕之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諺有恒言賊盜尚可官軍殺我此甚言官軍之害宜從新言遂勑江西湖廣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古人有單車喻賊而降之者有用計而賊自駭散者顧方畧何如不在興師動衆也今此小寇用兵三千無益而有害其令官軍各還原衛所止留二百人巡捕重農

○宣德元年二月戊寅行在工部尚書吳中奏造軍器缺熟鐵請於江南收買道遠恐不及期擬於遵化鐵冶先運以備用

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況鐵重滯遠運尤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受害而妨廢農功止取於遵化足矣

○五月戊申早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

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

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宣德二年正月丙申

上命行在戶部申明屯田之法因謂侍臣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軍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艱難即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患我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然朕以為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宣德三年四月戊午民有建言朝政當以重農為首務者

上顧謂侍臣曰此言有理國家重農則百姓得盡力天下富庶古之重農莫如周后稷以教民稼穡開國公劉克篤前烈文王時耕者九一武王重民食周公述豳風以戒成王備言農事當時民用阜成治協泰和周以下莫如西漢高帝困賈人以抑其末文帝二十餘年勤勤以勸農免租詔有司武帝雖以土木兵戈勞民至其末年亦知勸農作以休息民至於元成之間朝政固有乖闕而百姓安業自若天下富庶幾二百年成周享國過於夏商王莽篡漢終以民心不忘而復之養民之功大矣朕於斯事蓋寢食未嘗忘也

○宣德五年二月壬辰罷採木之役

上諭侍臣曰為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作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已豈不妨廢農業遂命書勑諭尚書李友直等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夫悉罷遣歸農

○三月辛丑朔

上以清明謁二陵畢駐蹕陵下是日雨

上召少傅楊士奇等從容語曰諺云一歲之計在春去冬少雪今春雨亦未洽朕昨觀田隴間尚未有耕種者心為之憂今雨連日皆霡霂不驟遠邇霑足甚慰民望士奇等對曰惟

皇上憂民一念不已

天必昭應

○戊申

上謁二陵還道中遥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為

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羅拜呼萬歲

上顧謂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途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

○宣德六年六月丁未

上罷朝御左順門出御製閔農詩一章示吏部尚書郭璡曰朕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之得其所則在賢

守令因作此詩卿當為朕擇賢毋使農民受弊

○宣德七年九月庚辰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中農最苦

上曰朕固知之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揉桑育蚕繰絲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侍臣曰惟陛下明聖知民之艱難及此已而

上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本為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紅女耕蚕勞勤之狀作為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為圖揭於宮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恤民

○洪熙元年七月戊寅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謙言有司於民間買辦諸物多虧價值

上覽之謂侍臣曰科買諸物每令實與價值虧益上則為損民宜速行戒約有不悛者必加之罪

○八月癸未以直隸及浙江諸郡有司不得其人土豪肆虐良民不安命大理卿胡槩等巡撫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為生民主恩澤所施必先貧弱豈知姦豪為虐如此譬如治田不去稂莠嘉穀豈茂其命槩等往巡察犯者悉治以罪必使小民皆得

其所

○九月乙丑北京民党保等奏工部令買沙魚皮造鹵簿及器械之用此物北京素所不產

上諭行在工部臣曰凡物之需當隨土地所產沙魚皮產於近海郡縣此何以責京民其給官鈔就出產之處買之庶不擾下

○宣德元年三月丁未

上以春雨頻降召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諭之曰朕初承大統政化未洽念自古國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祗畏用圖政理所冀天時協和年穀豐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澤似覺秋成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春尚慮小民阽於飢寒困於徭役不能盡力農畝其移文戒飭郡邑均徵徭役勸課農桑貧乏不給者發倉廩賑貸之

○四月辛巳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卿湯宗奏濟南等府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無雨雪麥苗焦槁工部派買顏料甚急乞暫停止尚書吳中言顏料皆陵寢殿宇待用之物

上曰山東之民

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

祖宗所不忍爾可以苛急擾之耶其悉停罷

○壬辰行在戶部奏比者山東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粮賑濟而未見開報飢民多寡之數請覆勘給之

上曰民飢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而行豈不有餒飢者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司與府官從實取勘就便分給庶幾有濟

○宣德二年正月乙巳漢州綿竹縣民奏世以採捕為業歲納麂皮初地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廢地皆為良田獸少捕之難得歲久逋多乞賜寬卹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田野闢人民衆此好事雖羽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

○壬子山東泰安州奏永樂十七年十八年人民艱食於預備倉借粮二萬一千三百石賑之洪熙元年秋成止償四千餘石多因逃徙復業未有償官欲待年豐悉償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逃民初復且當優卹豈可遽責之償朕常慮有司不體人情今所奏良協朕心其准所言聽家業已成之後年穀有收則令償官

○八月庚申行在戶部奏徵歲用馬草

上曰古者納總納銍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四川叅政李衡奏戶部令民運河州茶六十萬斤赴陝西今勦捕番寇方運軍餉民力不足乞暫停運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蜀地險民貧今方用兵供給實難安可復以不急之務擾之民擾則不安不安則怨怨則為

非宜從衡所言止勿運凡諸司有買辦於彼者悉令停止

○閏四月甲辰行在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飢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飢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敢有捕逐者罪之

○七月乙亥青州民劉中等二百餘戶因歲歉流徙至北京棗強縣二十餘年有司欲追還山東中等奏乞附籍棗強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而已又曰唐宇文融檢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容庇者抵罪州縣承風勞擾百姓愈獘逃竄益多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為戒

○宣德四年四月庚辰陝西綏德州奏去年旱災州民艱食而上司賦役浩繁如運粮運茶之類乞稍寬之

上覽奏以示行在戶部尚書郭敦等曰卿等寧不與朕同憂乎恤民力當如救焚豈可以緩運粮可酌量使之運茶之類一切停止

○宣德五年七月丁巳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謂行在戶部臣曰人情皆欲安居誰肯棄業他徙只緣有司不善撫卹橫征暴斂致其如此比聞漳州強賊皆是逃民罪雖可誅情亦可憫推原其始責在有司爾即榜示各處戒約務從寬卹若有擾害致其逃亡者必罪不貸

○九月戊申

上諭兼掌行在戶部事兵部尚書張本曰聞各處細民多因有司失於撫字及富豪之家施貸取息過虐以致貧窘流移外境既招復業蠲免租免差徭以優卹之尚慮貪墨官吏并豪民仍前肆虐爾戶部榜示天下嚴禁約之并勸諭親鄰同里之人協助周卹有擾害者罪之

○十二月庚寅初鎮守山西都督李讓奏陽曲縣民張福等逃居大甕寨請發兵捕之

上曰民逃豈其所欲必科差頻煩為有司逼迫故耳加之兵則傷其生但令府縣招撫免其徭役彼必來歸遂令太原府招之至是皆復業

○宣德六年二月戊午行在戶部奏遣官巡視民瘼

上從之因謂侍臣曰堂下遠於千里人君深居宮禁豈能盡諳民隱故不免遣人巡視若所遣非人下情猶未能悉達侍臣對曰國家仁民惟在擇守令守令得人田里之民自安

上曰然

○宣德七年二月己未行在兵部請再遣官清理軍伍

上曰軍伍當清若果戶絕勿累平民大抵深刻之徒妄意

朝廷在於得軍展轉牽連累及良善遂至訴訟紛紛不

知軍與民皆國之根本朕撫視如一未嘗有偏今宜諭

以朕意是是非非務盡至公不可枉濫

○十月己未山西平陽府蒲州萬全縣丞何福全言本縣

民充軍及死亡所負粮草悉屬存者代納又令運送京

師及邊衛民不勝敝比又令民辦納薪炭乞蠲所負而

粮草之運輸者止就近處併乞止薪炭之役

上謂行在戶部工部臣曰山西土薄民貧朕恒念之加以

徭稅如此人何以堪自今粮草輸官者改就近地荒地

租稅及薪炭悉蠲之

惜民力

○宣德元年三月丙申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朕聞陝西去歲薄收軍民

艱食而脩襄陵樂平二王府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草

之類皆用民力今東作之時何暇及此宜遣人馳驛諭

所司姑停止所遣之人皆令還京

○戊午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祿奏萬全右衛城在德勝關

口地高之水宜徙於近城七里宣城堡

上曰此城戍守已久安得重勞軍民唐太宗時有請修古

長城發民乘堡障者太宗曰當掃清沙漠何用勞民遠修堡障此役姑止

○宣德三年三月癸卯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山西人夫在京用工者今當更代

上曰山西去年旱人民艱食者多自給未能安可役之凡被災之處一切停止見役於京者即皆遣還

○六月辛卯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今天氣炎熱工作未休軍民勞苦其必不可已者略加繕完他不急之役皆罷之

○十二月庚子行在戶科左給事中許侃等奏六科俱合增蓋板房如南京六科之制

上曰近日稍有營建言者多謂勞民朕皆從所言已之況六科規制已定且歲終當息民亦姑已之

○宣德四年六月丁丑

上退朝御奉天門召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諭之曰去歲各處薄收湖廣為甚其民艱難所宜寬卹比聞工部採辦竹木科買諸物動以萬計何得不為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痛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令營辦餘不急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為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朕意

○十月癸未行在工部奏明年正月四方番夷例應朝貢而北京會同館慮不能容宜預增修

上曰四夷朝貢皆承
祖宗之舊昔能容矣今日豈便不足但脩葺其壞者不必
增創勞民
○宣德六年五月庚辰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召工部尚書吳中諭之曰各廠所貯
材木初採甚難勞困軍民殫極粮賞方得至此朕故加
意愛惜卿亦當體朕意有不當用切勿妄費若本大材
而工匠斵小用之罪亦不貸蓋時有以事聞於
上者
上曰姑戒之戒之不改而後罪之
○九月壬戌朔行在戶部奏平江伯陳瑄請再僉民運粮
又工部令各處採木送淮安脩船又令福建造船海運
上曰民運粮已非易事又欲僉點助軍是重勞民此不可
行山東江西等府採木宜減其半福建地遠不可造船
且度關踰險縱有船豈能度淮役民當度人情地勢此
事尤不可行
○宣德七年正月丁卯直隸興州中屯衛奏去年十二月
所給使臣車輛人夫之數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使臣經過應接煩勞今東
作漸近須愛惜人力其令所過之處量度節省
謹財用
○宣德元年六月丙戌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國家養民今六十年卿
祖宗舊臣朕所倚任在戶部四十年矣今戶口登耗如何
錢穀豐約如何皆當留意制節謹度使國本充實卿亦
將有令名於世不可不勉原吉頓首謝
○宣德二年八月壬申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奏南京戶
部公宇棟梁榱桷多朽腐恐頹壞則愈費工力請預脩理
上從之因曰凡人治家治國理皆如此思其艱而圖於早
則用力少而成功不難若及艱難然後圖之則勞費數
倍功成不易矣
○宣德三年正月辛丑行在工部奏淮安脩改漕運船所
費不少

上諭之曰漕運國之大事脩船豈可惜費昔劉晏於江淮
造船皆豐其貲船成經久不壞其後有司慳吝減損大
半船遂脆薄漕運竟廢此事足為監戒
○宣德二年七月壬子
上視朝罷因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
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在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
享國不永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
大務若漢唐初間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或恃富厚
遂力役頻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敝若隋文克勤
政事自奉儉薄足至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
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久也大抵

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生齒繁則財賦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亂之階使煬帝不縱其奢慾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宣德六年三月丙寅

上視朝罷御便殿命翰林儒臣進講大學平天下章竟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固不必暴徵橫斂而國用有餘矣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二終